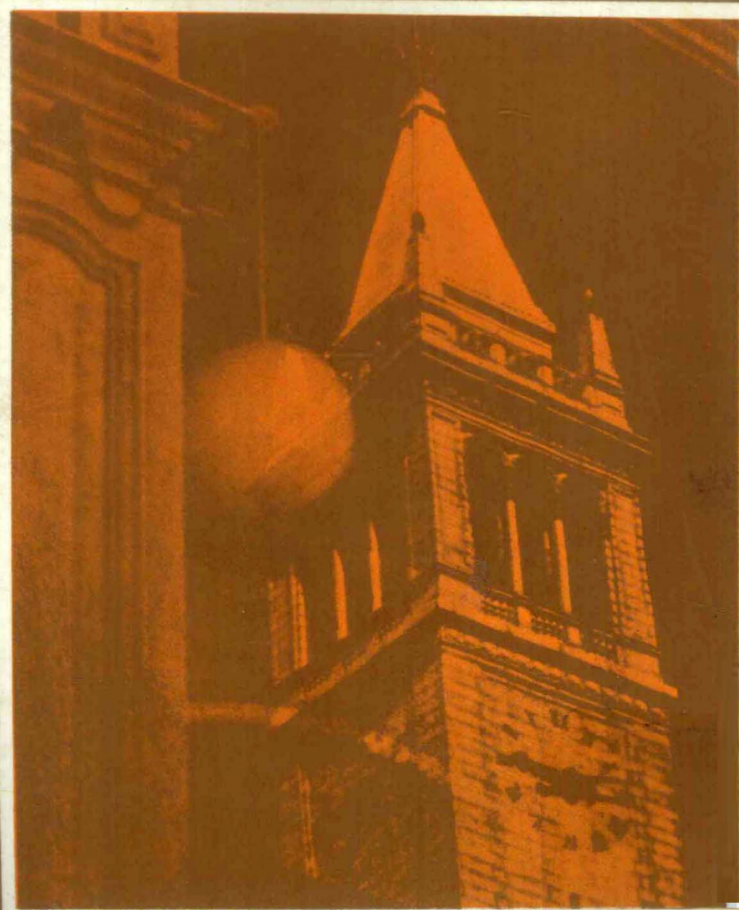


柏克萊精神

楊 牧



柏克萊精神

洪範文學叢書⑩ 楊 牧著

痙弦·楊牧主編

洪範文學叢書⑩

柏克萊精神

楊牧

洪範書店印行



柏克萊精神

⑩ 洪範文學叢書

著者：楊

發行人：孫 玫 兒

執行編輯：張

出版者：洪 範 書店有限公司

地址：臺北市廈門街一〇八號二樓

電話：三 九 二 七 五 七 七

郵政劃撥：一 〇 七 四 〇 二 七

印刷廠：永 裕 印 刷 廠

臺北市西昌街一六八號

初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二月

二版：中華民國六十六年三月

三版：中華民國六十七年一月

四版：中華民國六十八年一月

登記證：行政院新聞局版臺業字第一四二五號

法律顧問：陳 長 文 (理律法律事務所)

臺北市敦化北路二〇一號臺塑大樓七樓

(換調回寄請，誤錯訂裝、損破、頁缺)

定價45元

致楊牧

顏元叔

代序

旅居，斗室，重讀你的臺灣寫景，使我不時推起老花眼鏡，舉起毛衣的袖背，橫拭熱淚。寫景的文章，感人若此，寧非怪事！端的是那瀛島光景，或淡泊如水尾之月，或多姿如孔廟畫廊，一瓣一片都是彩蝶，繽紛或質樸，全進入你文章的琥珀；凝視下，愛眷倍添。同時，又不免驚悟，那無限風光却是攤開在無遮的大氣下，孤居於侵襲的浪濤間；惻思中，為她疑懼無限。這幾多的愛，這幾多的懼，交相迫壓，熱淚乃汨汨出眶矣。你所眺望的「億載金城」，你所維護的彰化孔廟，在你我心泉深處，是如何以其盤根錯節，抓住了全部的愛！然而，塞下秋來風緊，地頭烏雲低壓，那長驅萬里的酷寒，會不會吹凋你我的鳳凰樹？！

臺灣，是你的故鄉，你生於此；不是我的故鄉，我卻長於此；二十五年的擁抱，即是寒澀的土石，亦必取得我的胸暖，變成我的溫馨大地。你我皆擁抱同一坯土，你我乃相逢於花

蓮，相逢於鯉魚潭。我愧怍目擊一個驕縱少年，白玉的臂膀，揮出碧波，揮出碧波，如一雙輕槳。我也曾在這潭上盪舟，雙手插入舷外的水，綠波在指間激成鱗片。二十年相隔的潭水，沐浴着出生各異的手；不知歲月的潭水，沐浴着血肉相同的手。潭水激盪着我我的肌膚，激動你我的脉跳。卻是甚麼人，在鯉魚潭之後，在日月潭之後，在墾丁梨山阿里山太魯閣之後，居然一去如斷線的紙鳶，居然掉轉竹紮的頸，聲聲罵罵哺育過他的大地？！險巇菲薄的紙鳶！這些非你我之人，想必在臺的時候，屋前未植四季花開的桂樹，未曾深深呼吸，肺腑未曾留染花香。他們的意識只是一組酸浸的電柵，失卻了人性應有的淳厚。險巇菲薄的紙鳶！既然生長在神木下，作別神木，何能遽視神木爲雷殛後的朽樹？！險巇菲薄的紙鳶！

大度山上的踽踽者，聞名遐邇的教堂，你爲何視若無睹？是否你內心另有神龕，寂寂供奉着一個孔丘？孔丘，多麼被誤解、濫用、蹂躪的老人。讓我我相約，走盡天涯海角，但携一部「論語」——外加一部「孟子」。你就是這樣的人，拒絕向囂張的猶太人輸貢唱禱，因爲你我是炎黃子孫！我們必須左手右手齊出，排開這個猶太人，從那裏走出去，走向諄諄老者吳鳳，走向吳鳳所依的山巒，三千山累積的山巒。

當你在西雅圖的交流道上，急旋着汽車的駕駛盤；當你在秋後的華大校園，輕躍摘下一粒野蘋果，我知道這一切對你，遠不及茄冬樹梢的月亮，花蓮港上盤旋的海鷗。那粘着檳榔

黑汁的嘴角，一張開，一口烏牙；一呼喚，卻響徹了你的心窩。萬里遊踪，葉落總是歸根，更何況根部的土壤滋養如許！

讓一切偏狹、無情、瘋狂的人，讓他們自省，讓他們凋謝在自我羞恥中。人間總應是樹可長、草可生、日可出、月可升、魚可游、人可活的地方。楊牧，你那栩栩的筆，曾爲這個收斂理想疾書；疾書復疾書，豈可任指尖與筆尖在酷寒裏僵凍！疾書復疾書，爲昔爲今爲明日。

（民國六十五年十一月一日于水牛城）

自序

這本書收集我的隨筆散文二十篇，其中大部份是一九七五年秋天至一九七六年夏天所寫——這一年我在臺灣大學任教職，擔任一門博士班的「中西比較文學」，和一門外文系的「莎士比亞」。我是在講莎劇時，不期然想到我一度盤桓而對我又影響深刻的柏克萊 (Berkeley) 方才提筆寫了一篇以此為題材的散文，題曰「柏克萊精神」，頗想於字裏行間與今日的大學生共同思維學院教育的意義。我感覺我之接受這種積極介入的人生態度，乃拜柏克萊經驗之賜，而此書所收，泰半是那份思維之痕跡，那個態度之反映，所以毫不猶豫地以這題目為這本集子的書名，期以之概括二十篇隨筆散文的基礎內容。

我在臺大一年，多數時間住在臺北市，而且是在頗有車馬喧的金山街的一條巷子裏。住處隔幾重房子向北，即是信義路二段，十多個公共汽車站牌在焉，可見其交通輻輳之盛——

這就是有名的東門町。我剛住定不久，對交通規則不熟悉，又因爲一向討厭走地下道（我總以爲人應該走平地，有陽光和樹的平地，汽車應該鑽地下道），幾次由信義路之南越快車道向北去郵局寄信，穿梭於大小車輛之間，頗自得於那種人境之刺激。可是有一天，好像是剛回臺灣一個星期的樣子，終於被一位穿制服的警察喊住了，他笑咪咪地請我去派出所，我不疑有它，又因爲好久沒去過派出所，便也興沖沖地跟他前去。他請我坐下，拿出紙筆來登錄我的姓名籍貫年齡和住址；又問我職業，我照實回話，他說：「大學教授怎麼也擅越快車道啊！」我說剛回到臺北，規則不熟悉，並不是知法犯法。他說：「人家美國也有這條法律的。」我說也不見得，每一州法律不一樣，加州是有這一條，可是紐約州便沒有。他笑笑搖頭，顯然斷定我是蓋的。最後他說：「帶現款沒有？」我一聽才知道這就要罰了，不免心中一震，但還是誠實地點頭說帶了。他說幸虧帶了，否則還得拿單子去臺北市警察局排隊繳款。「那才麻煩呢！」他和氣地說。我這時不得不覺得萬分慶幸，帶了現款。我交給他九十元臺幣，他遞給我一張收據，收據上還有印花，當中剪開，一半在他那邊，一半在我這邊。我覺得這個制度很鮮，簡單明瞭，而且絕對不會有甚麼弊端，所以就和他握手道別，快快樂樂地走了。從此以後，我無論去郵局，去東門市場，也學會了鑽地下道，把馬路讓給汽車去走。

這個地下道很平凡，不像中山北路的那麼堂皇漂亮，可是牆上照樣掛了一些標語，總是勸大家平時多多儲蓄，不要浪費金錢。這個意思當然不錯。地下道裏常常有幾個小販，我碰到次數最多的是一位賣含笑花的婦人，一朵一塊錢，我買了好幾次；有時看到人家在賣玩具，小絨狗和小汽車之類的東西，這個我當然不買；初夏的時候，也有賣蘋果芒果和香瓜的，可是我也不會買過。我覺得地下道有幾個小販也沒有甚麼關係（我希望這不算違規），總比巴黎和紐約地下火車站裏的乞丐和醉漢好得多。然而信義路這個地下道有時居然停電，大家摸黑而行，這時當然不會有小販來兜售含笑花，玩具，水果了。

我們巷子西出口，有一家「毒蛇研究所」，賣一些和蛇有關的東西，和蛇無關的絕對沒有。店口常年擺了幾個籠子，裏頭蠢蠢蠕動的就是他們研究的對象了。有一次我看到老板拿了水管在為籠子裏的物事洗澡，一隻手伸進籠子裏溫良地為那些傢伙擦背，我駐足而望，老板對我笑笑，我覺得像做了一場夢。又有一次我看他在屋子裏為一條蛇剝皮，他那副專精嚴肅的神情，使我深信他不愧為研究所的所長。巷口還有一家刻圖章的小店，一家照像館，和一家所謂「服飾及裝潢」的店。那位刻圖章的先生常常都在悠閒地看書，大概生意不怎麼樣；照像館則兼營「普通紙影印」，我常去影印資料和文稿，所以和他們兄弟很熟，覺得他們很和氣文雅，是可愛的臺北人。那家甚麼「服飾和裝潢」本來祇叫「服飾」，我常路過而

已，首先看他們明明是賣衣服的，卻叫着「服飾」，已經很沮喪，後來看他們又添上「裝潢」二字，更覺得莫名其妙。說文曰：潢，積水也。服飾和積水如何扯上關係呢？真是匪夷所思。後來聽說，裝潢的潢取的是染潢的意思，表示專門爲人室內設計營貼壁紙的行業，這又好像有點道理，可是我還是覺得似是而非，沒有太大道理，尤其看到他們自己店裏的壁紙「裝潢」得相當差勁，更覺得沒有道理。

巷子向東的盡頭就是永康街，永康街可能是全臺北最短卻又最有名的一條街；爲甚麼有名，我想大概和那幾家燒臘店和皮鞋店有關係，不太可能是因爲那附近住了不少寫文章和畫畫的人。我很喜歡那個方向，晨昏常常走出巷子，右轉，到小公園去看貼在牆上的中央日報；有時閒站看兒童遊戲，看老先生老太太打拳做體操。永康街靠信義路這邊有一家叫着「木門」的地方，可以喝啤酒聽年輕人彈吉他唱歌，他們通常唱外國歌，我總是不甚了了，祇是有一次剛剛退伍回來的吳楚楚爲我彈了一個中國曲子，纏綿悠遠，使我非常喜歡；我七月底最後一次去時，他更彈唱「陽關三疊」爲我送行，我很感動。

我住處的窗子主要都是向南開的，站在窗前，可以看見倖存的幾幢日式房子的瓦頂，還有些木瓜樹和八臘樹；遠處是金華國民小學。我若是不出門，一天可以聽到他們唱兩次國歌，兩次國旗歌；平時整天可以聽見他們下課遊戲的聲音。剛開始我覺得他們遊戲好吵，久

而久之，便習慣了，更久而久之，遇到放假日他們不上學，如果聽不到他們的聲音，我反而悵然若失，覺得迷惘了。有一天他們開運動會，我在家預備第二天的「威尼斯商人」，聽見他們喧天的嘻笑，終於把莎老頭一推，快步出門走到他們操場邊去立看良久。我深深覺得今天的兒童長得比我們那個時候結實漂亮。學校過去是梵諦岡大使館，牆上有拉拉丁文的牌子，令人發思古之幽情。大使館對面是摩門教總部，據說裏面住的頭號摩門先生，本來在華盛頓大學學中文，但我不認識他，而且我一向不喜歡摩門的傳教方式，所以也不想去認識他。再往前走，即是淡江文理學院的城區部，那是我散步最遠的極限。我對淡江本來不熟悉，可是有時到那附近吃牛肉麵，總看到學生留在位子上的「淡江週刊」，隨意翻翻，感到淡江有一股強烈的朝氣，不免欽佩。三月間教育部公佈大學理科評鑑結果，淡江數學系水準極高，我自也為他們高興了好久。可是暑間大學聯考以後，聯招會公佈各系錄取標準，淡江數學系還是很低，這使我為之憤憤不平。考生的家長和老師顯然祇相信去年的聯招標準，指導他們的子弟根據那個標準填志願，完全不理會教育部的評鑑報告。這是多麼令人洩氣的事情。

我在臺北近一年的時間就是住在這個環境裏，所謂「東門町」。這本書裏的文字大半以上都在這個環境寫出，只有極少數寫於花蓮和西雅圖。我剛回到臺灣，中國時報「人間」副刊約我寫文章，要我趕快想一個專欄的名字，我說就叫「東門町隨筆」吧，他們却認為東門町

三字日本味道太重，可能「引起誤會」（當然我也沒問是甚麼誤會），所以我便改爲「結廬隨筆」。這書裏有三分之一以上的文章曾在「結廬隨筆」的大題目下發表過。高信疆的熱情和耐心，我永遠都不會忘記。另外有一部份刊載於聯合副刊和中華副刊，也寫於東門町，我也要感謝聯合報的張作錦和馬各及中華日報的蔡文甫對我的督促和鼓勵。有人在旁刺激，往往使你奮發，可是對一個寫文章的人說來，培養不需刺激便可奮發的能力，也許更加要緊。我住在金山街的時候，通常仍然是面對自己的時候。

我不是職業作家，因爲我必須教書，而且那一年之內，我終於尋到了教書的樂趣，一改以往對教書的厭煩，所以我更覺得自己絕對不是職業作家，也永遠不可能變成職業作家。那一年，我又發現有人動輒卽稱在學校教書而又弄文學的人爲「學院派」，而且好像學院派是很菜的一派。我剛開始被人家稱爲學院派，也莫名其妙地恐懼起來了，好像犯罪的感覺。後來我想，學院派有甚麼不好呢？一邊看書教書一邊從事文學創作有甚麼不好呢？學院派的人可能比較喜歡掉書袋，用典故；然而適量的掉掉書袋，技巧地用典故，也不是文學的弊病，更可能是文學的拓寬。中國詩人從屈原以降，沒有一個不讀書，讀書更使他們的文學深厚起來，豐饒起來。當然，祇讀書不觀察不思維判斷，有時難免閉塞之譏。清朝末年有一個大學者（姑隱其名），他聽說西洋醫學指出人的心臟在胸腔左邊，覺得很生氣。「心必須

正，」他說：「如何可以偏在左邊呢？」乃寫了一大篇文章，引經據典闡明心中術正的道理，最後說：「洋人心在左邊，是洋人的事情；中國人心在中間。」這位學者書是讀了，引證豐富的文章也寫了，祇是少做一件事：他不曾伸手摩摩自己的胸口，看看那個方寸東西到底是在那一邊跳的。我認爲今天的學者應該常常伸手摩摩自己的胸口，看看他的心在那裏跳，或者看看他的心還跳不跳。學院派的人應該時常窺其牖戶而知天下，否則正好應了人家「象牙塔」的嘲諷。

我學文學，而且這輩子已不可能改行學別的東西（雖然我還常常夢想做醫生），勢非和文學糾纏週旋下去不可了，可是我總認爲文學固然重要，一般的人文精神對於社會的進步，也非常重要。文學固然不能變成其他東西的附庸，但文學也不可以自絕於一般的人文精神，和廣大的社會關懷。古人說，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爲。我常常思考這個問題：不知該進取好呢，還是有所不爲好呢？也許狂狷又是可以結合的，那毋寧是最理想的安身立命的哲學，孟子不是說過「禹稷顏回同道」嗎？我很想把這本書題獻給一個甚麼人，可是不知道應該題獻給誰；然則，獻給所有狂狷的讀書人吧，你們是我最欽羨的典型。

（一九七六·十一·西雅圖）

八二	柏克萊精神
八九	卜弼德先生
一〇三	我所不知道的康橋
一一一	漢城·一九七四·贈許世旭
一二	覃子豪紀念
一三七	徐道鄰先生
一四三	附錄：「中國法制史論集」編輯報告
一四五	讀書萬卷且讀律
一四九	「新潮叢書」始末
一五四	附錄：「新潮叢書」總目
一五七	外文系是幹甚麼的？
一六一	人文教育即大學教育
一六九	後記
一七五	詩話——楊牧訪問記（桂文亞）

歸航之一

西雅圖因為是「北國」，便不能不有它做爲北國的種種特徵。九月未到，就已經可以在樹林間覺察到些許早來的秋色；假如你敏銳的話，甚至可以發現涼風起處，黃葉居然飄落地。

先是早起的人已經能夠感覺到露水是滋重的，草地上是一片白茫茫的遮蓋；蘋果逐漸成熟，山茶莢又開了一次花，松鼠特別忙於覓食。秋天來得真快。我看着園丁拔完今年最後一次草，還來不及在花圃上鋪掩保暖的樹皮，已經發覺是時候了，把桌子收拾乾淨，零亂的書籍一一歸位，有的插回架子上，有的送還圖書館；把毛氈洗好風乾，硯臺放回盒子裏去，拍